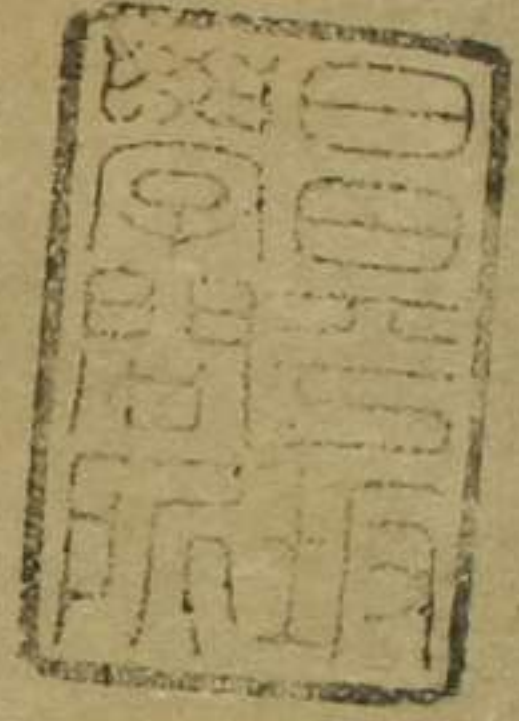




宋元通鑑

百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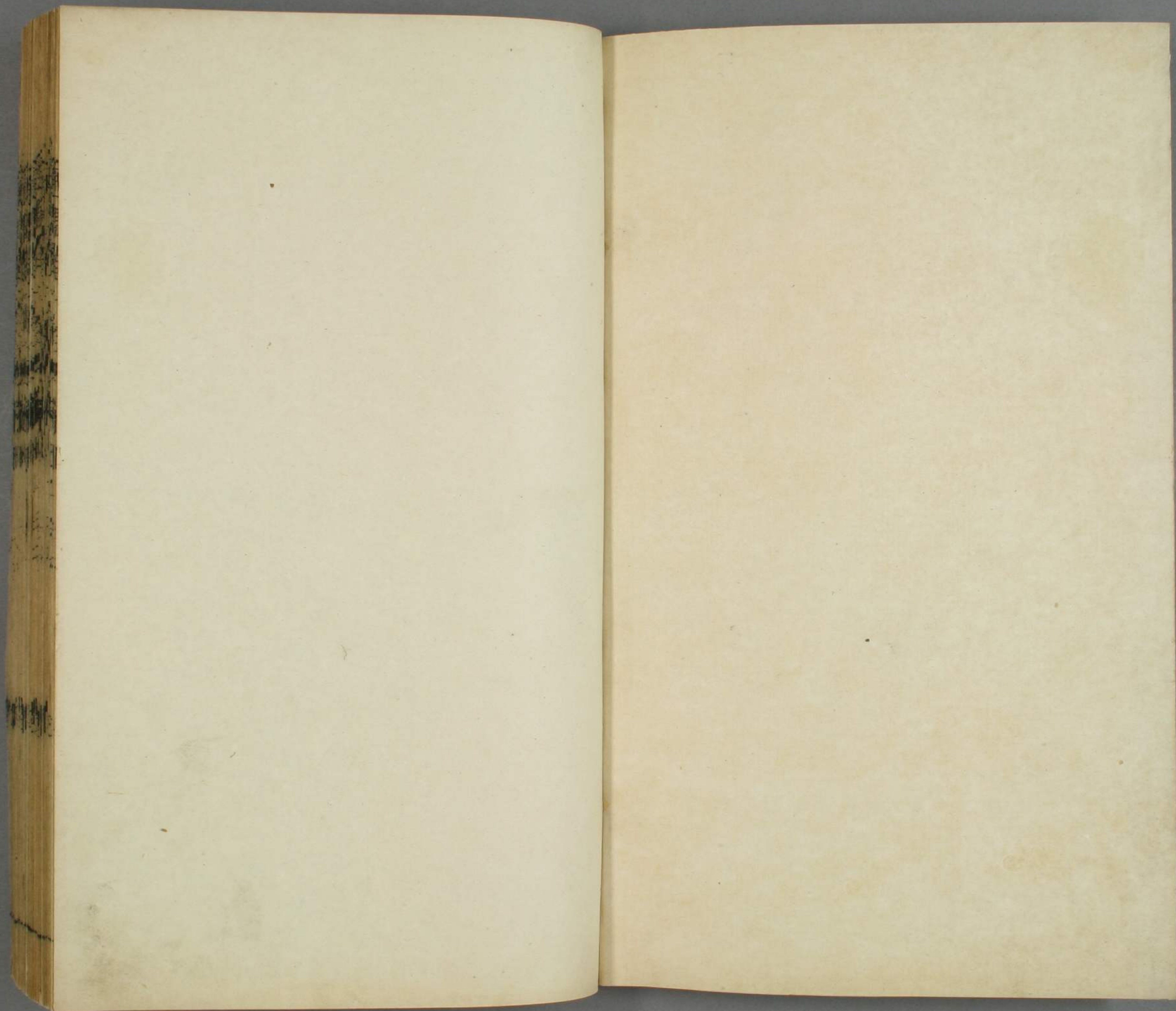
宋  
寧宗  
理宗



廿九

特別  
08  
3719  
29





U8  
3719  
29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 起丁丑至巳 卯凡三年

寧宗九

嘉定十年 金興定元年 蒙 春正月著作郎吳泳輪對

言願陛下養心以精明約已以恭儉進德以剛毅發強毋以旨酒違善言毋以嬖倖踈莊士毋以靡曼之色伐天性杜漸防微澄原正本使君身之所自立者先有其地夫然後移所稟之聰明以經世務移所舍

吳泳

通鑑卷一百 宋紀 寧宗九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魏紀一  
之精神以強國政移所用之心力以恤罷民移所當  
省之浮費以犒邊土久戍之士則不惟可以消弭災  
變攘除姦凶殄滅寇賊雖以是建久安長治之策可  
也誦往哲之遺言進謀國之上策實不過曰內修政  
事而已然所謂內修者非但車馬器械之謂也衮職  
之闕所當修也官師之曠所當修也出令之所弗清  
所當修也木兵之地弗嚴所當修也直言敢諫之未  
得其職所當修也折衝禦侮之弗堪其任所當修也  
陛下退修於其上百官有司交修於其下朝廷既正  
人心既附然後申警國人精討軍實合內修外攘爲

了翁再請  
謚

一事神州赤縣皆在吾指顧中矣 魏了翁狀奏臣

謚法二弊

聞謚者行之迹昔人所以旌善而懲惡節惠而尊名  
也爰及後世限以品秩濟以請託於是嘗位大官者  
雖惡猶特飾之品秩之所不逮則有碩德茂行而不  
見稱於世者矣夏竦高若訥而謚文莊蔡卞鄭居中  
而謚文正鄧洵武蔡翬而謚文簡呂惠卿而謚文敏  
張商英而謚文忠強淵明而謚文獻林希而謚文節  
溫益而謚定簡汪伯彥而謚忠定秦檜而謚忠獻此  
皆名浮於行而章章在人耳目者自餘此類又何可  
勝數而舉世視爲當然未嘗以爲訝也至於倡明正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學於千有餘載之後上嗣去聖下開來哲如周敦頤  
程顥程頤張載及一時艾淑高第其有功於生民之  
類亦不爲少矣世之相後不爲近矣而卒未有表而  
出之者人亦不以爲闕也臣竊爲之不平久矣迺自  
前歲誤被簡擢攝承漕寄遂因職分所關輒爲周敦  
頤冒陳易名之請又於貼黃有云近歲如朱熹張栻  
皆已賜謚而熹栻之學是宗敦頤及程顥程頤今錄  
其後而遺其先似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已荷聖明  
亟垂俞允遂以所奏下之有司維時春官亦專以程  
顥兄弟爲請申命所屆承學之士聞風興起蓋學術

之標準風俗之樞機所關甚不小也而二年于茲猶  
未有以易其名者豈事大體重未容以輕議邪抑且  
邇年以來謚之美者曰文曰宣曰成既首以用諸周  
孔之苗裔故思以加諸此者而未能也然稽諸謚法  
亦豈可以如此借曰如文如宣如成者旣不可得而  
易則師承之間亦不嫌於同謚也臣愚欲望聖慈申  
飭有司速加考訂俾隆名美謚早有以風厲四方示  
學士大夫趨嚮之的則其於崇化善俗之道無以急  
於此者 金主命選兵三萬五千付陀滿胡上門統  
之西征尚書左丞胥鼎馳奏以爲非便畧曰自北兵

經過之後民食不給兵力未完若又出師非獨饋運  
為勞民將流亡愈至失所或宋人乘隙而動復何以  
制之此繫國家社稷大計方今事勢止當禦備南邊  
西征未可議也遂止尋進禹平章政事封莘國公  
二月庚申地震 壬戌雪 陳伯震還自金金主謂  
之曰聞息州南境有盜此乃彼界饑民沿淮為亂耳  
宋人何故攻我蓋欲以為用兵之端也 金尚書省  
以軍儲不繼諸罷州府學生廩給金主曰自古文武  
並用向在中都設學養士猶未嘗廢况今日乎其令  
仍舊給之 三月金主徵山東兵接應苗道潤共復

金不以用  
兵廢士廩

金武仙通  
真定之梗

中都而石海方據真定叛慮為所梗乃集粘割貞郭  
文振及威州刺史武仙所部精銳與東平為犄角之  
勢圖之武仙率兵斬石海及其黨二百餘人降曷仲  
趙林張立等軍盡獲海僭擬物遂以武仙同知真定  
府事 夏四月金人分道入寇初金有王世安者獻  
取肝胎楚州之策金主以為淮南招撫使遂有南侵  
之謀木虎高琪復勸金主侵宋以廣疆土金主始猶  
不然至是命烏古論慶壽完顏賽不帥師南侵遂渡  
淮犯光州中渡鎮執摧塲官盛允并殺之慶壽分兵  
犯樊城圍棗陽光化軍別遣完顏阿鄰入大散關以

盛允升死  
難

金許古

攻西和階成州朝廷聞之詔京湖江淮四川制置使趙方李珪董居誼俱便宜行事以禦之先是金右司諫許古上疏請遣使與宋議和則韃靼聞之亦將斂跡不宜用兵以益敵金主即命古草議和牒文既成示叅政高汝礪汝礪言有哀祈之意徒示微弱無足取者議遂寢平章政事胥鼎亦切諫南侵有六不可高琪不從金主以南北用兵西夏復擾財匱兵弱為憂集百官議守禦之策高琪心忌之有所言皆不用

金元顏達

金濟南泰安滕兗等州賊並起皆劉二社餘黨劉摯遣完顏霆率兵討之霆自清河出徐州執霍儀斬

襄陽光州之捷  
趙方子范  
蔡

扈再興陳  
祥孟宗政

之前後斬百千餘招降偽元帥石珪夏全餘眾皆潰金人犯襄陽棗陽趙方語其子范蔡曰朝廷和戰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爾遂抗疏主戰因親往襄陽檄統制扈再興陳祥鈐轄孟宗政等禦之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金人來自團山勢如風雨再興等分三陳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中出一陳復卻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大敗血肉枕籍山谷間尋報棗陽圍急宗政午發峴首遲明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方聞捷大喜以宗政權

王辛劉世興

知棗陽軍未幾京湖將王辛劉世興亦敗金兵于光山隨州金人乃去 五月甲申賜禮部進士五百二十三人吳潛及第第一 癸卯趙方請以伐金詔天下乃下詔略曰朕厲精更化一意息民犬羊跨我中原天厭久矣狐兔失其故穴人競逐之豈不知機會可乘讐耻未復念甫申於信誓實重起於兵端若能立非常之勲則亦有不次之賞遂傳檄招諭中原官吏軍民 六月庚戌太白晝見辛未東川大水癸酉太白經天 秋七月丙子朔日食 時李全等出沒島嶼寶貨山積而不得食相率食人會鎮江武鋒卒

沈鐸

應純之

沈鐸亡命山陽誘致米商獲利數十倍知楚州應純之償以玉貨北人至者輒舍之鐸因說純之以歸銅錢為名弛渡淮之禁由是來者莫可遏初楊安兒之未敗有意歸朝定遠民季先者大俠劉佑家廝養也嘗隨佑部綱客山陽楊安兒見而悅之處以軍職安兒死先至山陽寅緣鐸得見純之道山東豪傑願歸正之意純之命先為譏察諭意羣豪以鐸為武鋒副將與高忠皎各集忠義民兵分二道伐金先遂以全五千人附忠皎忠皎與合兵攻海州糧援不繼退屯東海純之見北軍屢捷密聞于朝謂中原可復時頻

高忠皎

季先



歲小稔朝野無事丞相史彌遠鑒開禧之事不明招納密敕純之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節制給忠義糧於是東海馬良高林宋德珍等萬人輻輳漣水李全等生羨心焉八月乙丑詔監司郡守各舉威勇才力可將帥者冬十月金以河南爲中京會昌府十一月庚辰太白晝見戊戌太白經天十二月戊申以軍與募民納粟補官癸亥金完顏贊以步騎萬人犯四川戊辰迫湫池堡已巳破天水軍守臣黃炎孫遁金人攻白環堡破之庚午追黃牛堡統制劉雄棄大散關遁李全及其兄福襲金青莒州取之

蒙古專任  
木華黎

趙瑁

蒙古主以木華黎有佐命功拜太師國王承制行事賜誓券命印分弘吉刺等十軍及蕃漢諸軍並隸麾下建行省于燕雲且謂之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略太行之南卿其勉之木華黎乃自中都南攻遂城及蠡州皆下之初蠡州拒守力屈乃降木華黎怒將屠其城時州人趙瑁從木華黎爲署百戶泣曰母與兄在城中乞以一身贖一城之命哀懇切至木華黎義而許之遂東擊齊定益都臨淄登萊濰密等州而去蒙古圍夏興州夏主遵頊出奔西京

十一年

金興定二年蒙古太祖十三年

春正月壬午李全率衆來歸

詔以全爲京東路總管 二月甲辰金人焚大散關  
丙午金人破皂郊死者五萬人先是安丙嘗納夏人  
合從之請會師攻秦鞏而夏人不至遂有皂郊之敗  
戊申金人圍隨州棗陽軍孟宗政權棗陽初視事  
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隄積水修  
治城堞簡閱軍士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扈  
再與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  
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控兵列濠外飛鋒鎬  
以絢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  
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許國

王逸

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  
三月利州統制王逸帥官軍及忠義人十萬復大  
散關及皂郊堡追斬金統軍完顏贊進攻秦州至赤  
谷口沔州都統劉昌祖命退師且放散忠義人軍遂  
大潰 夏四月金兵合長安鳳翔之衆復攻皂郊遂  
趨西和州劉昌祖焚城遁還時西和守臣楊克家成  
州守臣羅仲甲階州守臣侯順以昌祖遁棄城走金  
兵遂入諸州前後獲糧九萬斛錢數千萬軍實不可  
勝計復犯大散關守將王立亦遁又犯黃牛堡興元  
都統吳政拒却之政至大散關執立斬之以徇事聞

吳政

政進三官昌祖奪官竄韶州克家等並竄遠州 五月癸未蚩尤旗見長竟天 丁亥詔羣臣集議平戎禦戎和戎三策 金苗道潤素與中都經略副使賈瑀有隙一日從數騎出瑀伏甲射之道潤顛于道左從者駭散有何伯祥者獨下馬掖道潤道潤憊絕不能乘馬瑀伏發前突伯祥奮鎗大呼殺數人賊乃遁去伯祥取道潤所佩金虎符以出令疾足聞道以聞道潤之衆無所依部將靖安民代領之賈瑀不自安遣使告道潤將張柔曰吾得除道潤者以君不助兵故也柔怒叱使者曰瑀殺吾所事吾食瑀肉且未足

全何伯祥

張柔降蒙

快意反以此言相戲邪遂檄召道潤部曲告以復讐之意衆皆羅拜推柔為長柔方會兵趨中山而蒙古兵出自紫荆關柔遇之遂戰于狼牙嶺柔馬跌為蒙古兵士所執至軍前見主帥明安柔立而不跪左右強之柔叱曰彼帥我亦帥也大丈夫死即死終不偷生為他人屈明安壯而釋之其潰卒稍稍來集明安恐柔為變質其二親于燕京柔歎曰吾受國厚恩不意狼狽至此顧忠孝不兩立姑為二親屈遂降蒙古以柔為河北都元帥 金石州賊馮天羽敗歿其黨國安用來降詔以安用同知孟州事 六月湖州水

蒙古帥明安

詔恤貧民 秋七月辛卯蠲四川關陝諸州稅役

甲午蠲光州民兵戰死之家稅役 八月蒙古木華

金烏古論  
德升死節

黎圍太原環之數匝金元帥烏古論德升力拒之城

西北隅壞德升聯車塞之三却三登矢石如雨守陴

者不能立城破德升至府署謂其姑及妻曰吾守此

數年不幸力窮乃自縊而歿行省參政李革守平陽

兵少援絕城陷或謂革宜上馬突圍出革歎曰吾不

能保此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遂自殺節度使

完顏訛出虎守汾州元帥右監軍納合蒲刺都守潞

金李革完  
顏訛出虎  
納合蒲刺  
都死節

州城破皆力戰而歿 冬十一月戊午大風 壬申

金人犯安豐黃口灘 陝西人張羽來歸 十二月

金主欲乘勝來議和以開封府治中呂子羽為詳問

使至淮中流不納迺去由是和好遂絕金主以僕散

安貞為左副元帥輔太子守緒會師南侵

十二年金興定三年蒙  
古太祖十四年春正月戊辰朔召四川制置

使董居誼赴行在居誼帥蜀以黠貨大失士心所至

輒敗故召還以聶子述代之 辛卯金人復寇西和

州守將趙彥叻設伏待之殲其眾乃還 乙未興元

都統吳政及金人戰于黃牛堡死之 二月癸卯金

人乘勝攻武休關都統李貴遁還丁未金人破興元

趙彥叻

吳政死戰

大安之捷

石宣

府權府事趙希旨棄城走 庚戌以曾從龍同知樞  
 密院事任希夷僉書樞密院事 辛亥金人破大安  
 軍連破洋州壬子四川制置使董居誼遁都統張威  
 使石宣邀擊金人于大安軍大破之殲其精兵三千  
 人俘其將巴士魯安金人乃遁去 金完顏訛可復  
 大舉圍棗陽塹其外繞以土城趙方計其空巢穴而  
 來若擣其虛則棗陽之圍自解乃命知隨州許國及  
 扈再興引兵三萬餘分二道出攻唐鄧二州又命其  
 子范監軍蔡為後殿 乙丑夏人復以書來四川議  
 夾攻金人利州安撫丁焞許之 三月己巳以鄭昭

先知樞密院事曾從龍叅知政事 閏月癸亥興元  
 軍士張福莫簡等作亂以細巾為號 金人圍安豐  
 軍及滁濠光三州江淮制置使李珪命池州都統制  
 武帥道忠義軍都統制陳孝忠救之皆不克進金人  
 遂分兵自光州犯黃州之麻城自濠州犯和州之石  
 磧自盱眙犯滁洲之全椒來安及揚州之天長真州  
 之六合淮南流民渡江避亂諸城悉閉金遊騎數百  
 至采石楊林渡建康大震時賈涉以淮東提刑知楚  
 州節制京東忠義慮忠義人兵為金所用乃遣陳孝  
 忠向滁州石珪夏全時青向濠州季先葛平楊德廣

李全解圍

阿海不死則全賞宜抑以此為辨亦可破奸謀

趨滁濠李全李福要其歸路李全進至渦口與金左都監全取信以此石烈牙吾荅駙馬阿海連戰于化湖陂殺金將數人得其金牌金人乃解諸州之圍而去全追擊之復敗之于曹家莊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淮東初賈涉募能殺金太子者賞節度使殺親王者賞承宣使殺駙馬者賞觀察使李全因致所得金牌給涉云殺駙馬阿海所獲者涉請于朝乞如約授賞遂授全廣州觀察使而阿海實不歿也夏四月庚午張福莫簡等擁眾入利州聶子述退保劔門檄醴泉觀使安丙子癸仲兼節制軍馬任討賊之事癸仲召沔州

誤

以虛莖取人賢者亦為所蔽如安丙其一

都統制張威等帥兵來會福等殺總領財賦楊九鼎遂掠閬州果州焚遂寧府入普州是月曾從龍罷奪董居誼官時張福等亂勢益張四川大震張方魏了翁移書宰執謂安丙不起則賊未即平蜀未可定時李壁李璘並鎮潼遂亦皆以國事勉丙五月乙未安丙至果州會詔以丙為宣撫知興元府利州路安撫使詔曰昔唐太宗以西寇未平詔起李靖靖慷慨請行不以老疾自解代宗有朔方之難圖任郭子儀聞命引道亦不以讒間自疑皆能乘時立功焜耀竹帛朕甚慕之今蜀道俶擾未寬願憂朕起卿燕閒付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以方面而卿忠於報國諠不辭難朕之用人庶幾於  
唐宗卿之事朕當無愧於李郭矣勉圖雋功以濟國  
事 金築汴京裏城初木虎高琪請修南京裏城金  
主曰此役一興民滋病矣雖完固能獨安乎高琪固  
請築之既而金主慮擾于民募人能致甃五十萬者  
遷一官百萬升一等於是平陽判官完顏阿剌左廂  
譏察霍定和發蔡京故居得甃二百萬有奇准格遷  
賞金主忽問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高琪曰苟防城  
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効力金主曰與其臨城曷  
若不令至此爲善高琪無以對及城成高琪受金鼎

之賞建碑書功于會朝門 蒙古使張柔帥兵南下  
遂克雄易保安諸州柔不忘苗道潤之讐必欲誅賈  
瑀而瑀據孔山臺柔攻之不下臺無井泉汲山下柔  
先斷其汲道瑀窮乃降柔縛瑀剖心以祭道潤遂引  
兵次于滿城金將武仙會鎮定深冀兵數萬攻之柔  
全軍適出帳下才數百人柔命老弱婦女乘城自率  
壯士突出仙兵後毀其攻具從數騎策馬杖槊大呼  
入圍仙衆皆披靡復使緣山多張旗幟聲言救至曳  
柴揚塵鼓譟以進仙兵大潰柔追擊之尸陳數十里  
柔乘勝攻完州下之於是祁陽曲陽等帥皆降于柔

通鑑卷一百一十九 宋紀九  
柔遂圍中山府仙遣其將葛鐵鎗與柔戰于新樂飛  
矢中柔頰落其二齒柔拔矢以戰葛鐵鎗大敗歿者  
數千人仙復遣劉成攻柔柔又敗之遂南掠金鼓城  
深澤寧晉諸縣由是深冀以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  
望風降附柔之威名震于河朔 六月丙子太白晝  
見辛巳西川地震辛卯太白經天是月張福擁眾薄  
遂寧權府事程遇孫棄城走福入遂寧焚其城遂入  
普州守臣張巳之棄城走福屯于普州之茗山安南  
自果州如遂寧下令諸軍合圍絕其樵汲之路以困  
之張威兵至福窮請降威執之以獻于安丙 秋七

平細巾

棗陽之捷

月丙申安丙誅張福命鬻王大才以祭楊九出謂其  
失事致九出於死且以復誅何九齡等之仇也既而  
張威捕莫簡及賊眾一千三百餘人誅之細巾賊悉  
平庚戌丙班師還治于利州再貶董居誼永州居住  
孟宗政扈再與合擊金人于棗陽時金帥完顏訛  
可擁步騎傳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渚水  
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  
千號弩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鑛石工晝夜  
攻城運茆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  
坑防地道崩戰棚防城損穿穿才透卽施毒煙烈火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宋紀  
鼓鞞以薰之。金人窒以濕氊，析路以剝土，城頽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翼傅正城。金人摘強兵披厚鎧，氊衫鐵面而前。又濕氊濡革蒙火山，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燎焰。金人連不得志。會扈再興許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金頓兵棗陽城下八十餘日。趙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還，併東師，隸于再興。尅期合戰，再興敗金人于灤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擊，內外合勢。

忠順軍

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殺其衆三萬。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遁，獲其貲糧器甲不可勝計。追金人至馬磴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給田廬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振境外。金人呼爲孟爺。是月李全復齊州。九月以賈涉主管淮東制置司節制京東河北軍。馬初山東來歸者日衆，而石珪以計殺沈鐸于漣水。應純之亦罷去權。楚州梁丙無以贍之，季先乞預借兩月糧。然後帥所部五千并馬良等萬人往密州就

此是一切機會必須大臣經畧

食丙不許先請速遣李全代領其眾丙亦不從而以石珪權軍務珪乃奪運糧之舟渡淮大掠至楚州南渡門焚毀幾盡丙遣人諭之不止時涉知盱眙軍上書言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為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需飢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朝廷因命涉節制忠義人兵涉受命即遣傅翼諭石珪楊德廣等以逆順禍福珪等乃謝罪涉慮其人眾思亂因滁濠之役分石珪陳孝忠夏全為兩屯李全為五砦又用陝西義勇法涅其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涅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常屯

降金張林

七萬使主勝客朝廷歲省費什三四至是分江淮為三司乃命涉管淮東蒙古主鐵木真親征西域諸國取訛荅刺城擒其酋哈只兒木華黎克尙嵐吉隰等州進攻絳州拔其城屠之金張林以山東諸郡附李全來歸初蒙古克益都不守而去益都府卒張林與其黨復立府歸金以功為治中克險不逞知府田琢在山東徵求過當失眾心林率其黨逐之琢戰敗乃還汴林遂據益都山東諸郡皆附之林欲歸附以自固而未決會李全自齊州還揣知林意乃薄兵青州城下遣人陳說國家威德勸林早附林恐全誘

此朝信全以

通鑑卷一百一十九 宋紀  
已猶豫未納全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乃開門納之。相見甚驩。謂得所託。置酒結爲兄弟。全旣得林要領。附表奉青莒密登萊濰淄濱棗寧海濟南十二郡版籍來歸。表辭有云。舉七十城之全齊。歸三百年之舊主。詔授林武翼大夫京東安撫使兼京東總管。冬十二月。已丑。京湖制置使趙方以金人屢敗。必將同時並攻。當先發以制之。乃遣扈再興許國孟宗政帥師六萬分三道伐金。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策潰其保甲。燬其城砦。空其貲糧而已。李全襲泗州不克。而還時大雨雪。淮水合。全請于賈涉曰。每恨泗州阻

高琪象多  
千金

水。今如平地矣。請取東西城。自效。涉許之。全以長鎗三千人從。夜半渡淮。潛向泗之東城。將踏濠水。傳城下。掩金人不備。俄城上荻炬數百齊舉。遙謂全曰。賊李三汝欲偷城邪。天黑故特燭之。全知有備。乃引兵還。金右丞相木虎高琪自執政專固權寵。擅作威福。與平章政事高汝礪相倡。和高琪主機務。汝礪掌利權。附已者用。不附者斥。凡言事忤意及負才力。或與已頡頏者。對金主陽稱其才。使幹當于河北。陰置之死地。又以已爲相。不得兼樞密。元帥以攬兵柄。乃與汝礪力勸金主南侵。置河北于意外。凡精兵皆集

河南苟且歲月不肯輒出一卒以應方面之急至是使奴賽不殺其妻因歸罪于賽不而殺之以滅口事覺金主久知其姦遂下高琪于獄殺之初金主將遷汴欲置亂軍于平州高琪難之及發中都金主戒象多厚撫亂軍而象多輒殺數人且勸金主取其元給器用故有所答之難而中都以亡金主嘗嘆曰壞天下者高琪象多二人也 蒙古兵襲叛人于契丹經高麗之境高麗人洪大宣降且為鄉導共攻其國國主暉降自是交通使命往來不絕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一 起庚辰至辛巳凡二年

寧宗十

嘉定十三年 金興定四年蒙古太祖十五年 春正月丁酉扈再興攻

鄧州許國攻唐州皆不克而還金人追之遂攻樊城

趙方督諸將拒退之 戊午夏人復以書來四川議

夾攻金人是月孟宗政敗金人于湖陽 三月辛卯

朔兩土丁巳黎州土丁叛遣兵討之 夏四月庚申

朔淮東制置賈涉招諭山東兩河豪傑勸以來歸是月蒙古陷孟州金封經略使王福等九人爲郡公分河北山東地以隸之初太原爲蒙古所有河北州縣不能自立金主詔百官議所以爲長久之計翰林承旨徒單鎬等十六人謂制兵有三曰戰曰和曰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唯有守耳河朔州郡旣殘毀不可一槩守之宜取願就遷徙者屯于河南陝西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阻宣徽使移刺光祖等謂當募土人威望服衆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復一道卽授以本道總管能捍州郡卽授以長佐

必能各保一方宰臣欲置公府金主意未決中丞完顏伯嘉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長慮遂有山東苟能統衆守土雖三公何惜金主曰他日事定公府無乃多乎伯嘉曰若事定以三公就節鎮何不可金主從之乃封滄州經略使王福爲滄海公以清觀滄州鹽山無棣樂陵東光寧津吳橋將陵阜城蓆縣隸之河間招撫使移刺衆家奴爲河間公以獻蠡安深州河間肅寧安平武強饒陽六家莊郎山寨隸之真定經略使武仙爲恒山公以真定府沃冀威鎮寧平定州抱犢寨藥城南宮縣隸之中都東路經略使張甫爲高陽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公以雄霸莫州高陽信安文安大成保定靜海寶坻武清安次縣隸之中都西路經略使靖安民爲易水公以涿易安肅深州君氏川季鹿三保河北江碁山寨青白口朝天寨水谷權谷東安寨隸之遼州刺史行元帥府事郭文振爲晉陽公以河北東路皆隸之平陽招撫使胡天作爲平陽公以平陽晉安府隰言州隸之昭義節度使完顏伯開爲上黨公以澤潞沁州隸之山東安撫副使燕寧爲東莒公以益都府路皆隸之九公皆兼宣撫使總帥本路兵馬署置官吏徵歛賦稅賞罰號令得以便宜行之除已畫定所管

葉味道鄒若水

州縣外如能收復鄰近州縣者亦聽管屬同時九府財富兵強唯武仙耳 五月戊戌史彌遠等上玉牒及三祖下第七世宗藩慶系錄 六月癸酉賜禮部進士四百七十五人是科得葉味道鄧若水時史彌遠柄國久若水對策極論其姦請罷之更命賢相否則必爲宗社憂考官寘之末甲策語播行都士爭誦之彌遠怒諭府尹使逆旅主人譏其出入將寘之罪久之乃已 壬午賈涉誘殺漣水忠義軍副都統李先其下推石珪爲帥以拒涉初李全自化湖陂之捷有輕諸將心以季先威望出已上陰結賈涉所任吏

此與唐之  
藩鎮何異  
抑又有甚  
焉者矣

莫覲使譖先欲反涉信之乃以計命先赴樞密院議  
事於道殺之而遣統制陳選總先衆于漣水先部曲  
裴淵宋德珍孫武正王義深張山張友六人拒選不  
納而潛迎石珪于盱眙奉爲統帥珪道楚城涉不之  
覺遂入漣水選還涉耻之謀分珪軍爲六請于朝出  
修武京東路鈐轄印誥各六授淵等以分統先衆淵  
等陽從命而實不奉涉教令涉恐甚詔以珪爲漣水  
忠義軍統轄 追謚周惇頥曰元初太常丞臧格議  
曰按謚法主善行德曰元惇頥博學力行會道有元  
脉絡貫通上接乎洙泗條理精密下逮乎河洛以元

易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觀聖道者必自惇  
頥始考功郎樓觀覆議曰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凡曰  
元者謂其肇於此也惇頥之於理學晦而明之窒而  
通之謚之以元不亦可乎從之 追謚程顥曰純程  
頥曰正太常丞臧格議曰按謚法中正粹精曰純庶  
物從之曰正考功郎樓觀覆議曰程頥奉其兄顥親  
得周惇頥而師之宜其心同道行同功無間乎一氣  
今博士謚顥以純謚頥以正曰正與純亦有異乎此  
覆議者所當辨也夫有天資有學術學術得於師承  
之素天資得於稟賦之初以學術而充天資固可以

造道之淵微然而天質之得於稟賦者雖聖賢不能以彊同而終亦同歸於道也。顯天資純粹其接物如春陽之溫其言之入人也。如時雨之潤故曰純。若夫顯天資勁正法度森嚴豈顯所謂秋殺盡見泰山巖巖氣象之遺風餘韻者乎。考之議論揆之躬行。參之立朝大節。謚之以正曰宜。從之。秋七月戊戌以京東河北諸州守臣空名告身付京東河北節制司以待豪傑之來歸者。丙午以任希夷叅知政事。金使烏古論仲端如蒙古求和呼蒙古主爲兄蒙古主不允。八月癸亥皇太子詢卒謚曰景獻。金長清

金崖實來降

縣令嚴實爲主將所疑挈家壁于青崖峒依益都張林以避之。會趙拱以朝命諭京東過青崖實因求內附拱奉實款至楚州賈涉以聞實亦分兵四出所至州縣皆下於是太行之東皆受實節制實乃舉魏博恩德懷衛開相等郡來歸涉因再遣拱往諭配以兵二千李全亦請往涉不能止乃帥楚州及盱眙忠義萬人以行拱說全曰將軍提兵渡河不用而歸非示武也今乘勝取東平可乎全乃合張林軍得數萬襲東平之城南金行省蒙古綱帥師固守全與林夾汶水而砮明日金監軍王庭王以騎兵三百奄至全欣

趙拱誤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寧宗十



金幹不答

金女將

然上馬帥帳前所有騎赴之殺數人奪其馬逐北抵山谷遇金龍虎上將軍幹不答盛兵以出旁有繡旗女將馳槍突鬪全幾不免會諸將赴救援全以出乃退保長清精銳喪失大半全恐所携鎮江軍五百人懷憤乃使拱先將之以歸而自以餘衆道滄州假鹽利慰贍之尋還楚州 張林攻金滄州王福以城降壬申安丙遣夏人書定議夾攻金人以夏兵野戰我師攻城遂命利州統制王仕信帥師赴熙秦鞏鳳翔委丁焞節制且傳檄招諭陝西五路官吏軍民甲申復海州以徐晞稷知州事 夏取金會州金遣

王仕信

蒙古史天倪

使如夏議和 蒙古木華黎至滿城使蒙古不花將輕騎三千出倒馬關適金恒山公武仙遣葛鐵槍攻臺州蒙古不花與之遇葛鐵槍戰敗仙遂舉城降史天倪說木華黎曰今中原已漸定而大兵所過猶縱鈔掠非王者弔民伐罪之意且王爲天下除暴豈可效他軍所爲乎木華黎善之卽下令禁剽掠遣所俘老幼軍中肅然 九月辛卯夏人遣其樞密使審子寧率衆二十萬圍鞏州且來趨兵甲午太白晝見王仕信帥師發宕昌乙未四川宣撫司統制質俊李寔帥師發下城戊戌四川宣撫司安丙命諸將分道

質俊李寔

進兵沔州都統張威出天水利州副都統程信出長道興元都統陳立出大散關統制田冒出子午谷金州副都統陳昱出上津巳亥張威下令所部諸將毋得擅進兵於是諸將遲疑不進庚子質俊等克來遠鎮敗金人于定邊城辛丑王任信克鹽川鎮乙巳程信王任信引兵會夏人于鞏州城下丁未攻城不克遂趨秦州丙辰夏人自安遠砦退師冬十月丁巳朔程信復邀夏人共攻秦州夏人不從信遂自伏羗城引兵還諸將皆罷兵戊寅程信以宣撫司命斬王任信于西和州罷張威官蒙古主遣塔忽報金謂

金時青

烏古論仲端曰向欲汝主授我河朔地彼此罷兵汝主不從今念汝遠來河朔旣爲我有關西數城未下者其割付我令汝主爲河南王勿復違也金以時青爲濟州宣撫使封滕陽公初青與叔父全俱爲紅襖賊及楊安兒劉二祖敗青承赦降隸軍中爲濟州義軍萬戶後附李全來歸處之龜山有衆數萬至是金元帥紇石烈牙吾荅遣人招之青以書乞假邳州以屯老幼當襲取盱眙盡定淮南以贖罪金主乃有是封使爲本處兵馬總領元帥兼宣撫使而未授以邳十一月庚戌大風壬子臨安府火吳泳上疏曰

袁詔吏治

京城之災。京城之所見也。四方有敗。陛下亦得而見之乎。夫慘莫慘於兵也。而連年不戢。則甚於火矣。酷莫酷於吏也。而頻歲橫征。則猛於火矣。閩之民困於盜。浙之民困於水。蜀之民困於兵。橫斂之原。既不澄於上。苞苴之根。又不絕於下。譬彼壞木。疾用無枝。而內涸之形見矣。以袁詔為臨安府尹。詔理訟精簡。平反冤獄甚多。久之。道不拾遺。鎮江副都統翟朝宗得恭膺天命寶于金師。蒙古木華黎既戢士卒。州郡悅附。遂以輕騎入濟南。嚴實挈所部三府六州戶三十萬詣軍門降。木華黎承制拜實行尚書省事。

嚴實降蒙

蒙古耶律楚材進曆

實將李信乘實出殺其家屬來降。實攻信殺之。復取青崖峒。以魏博等郡降蒙古。時金兵二十萬屯黃陵岡。遣步卒二萬襲蒙古。木華黎于濟南。木華黎迎戰。敗之。遂薄黃陵岡。金兵陣河南岸。木華黎令騎下馬短兵接。金兵大敗。溺死者眾。木華黎遂進陷楚丘。由單州趨東平圍之。蒙古耶律楚材進。庚午元曆。楚材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金尚書右丞履之子。貞祐三年為中都行省員外郎中。都陷遂降于蒙古。蒙古主嘗訪遼宗室。召楚材謂之曰。遼金世讐。吾為汝報之矣。楚材對曰。臣祖父以來。嘗北面事之。既為臣子。

豈敢復懷二心讐君父邪。蒙古主重其言命處左右備訪問楚材通術數之學尤邃于太玄時從征西域以金大明曆不應製庚午元曆上之蒙古主每征伐必令楚材預卜吉凶亦自灼羊脾以符之然後行

賈涉誤國

十二月戊午大風 壬申漣水忠義軍統轄石珪以入漣水非賈涉本意心懷不安而李全復請討珪於涉涉遂以全所統眾列于楚州之南渡門而移淮陰戰艦于淮岸以示珪有備因命一將招珪軍來者增錢糧不至者罷支給眾心遂散珪伎窮乃殺裴淵而挾孫武正宋德珍降于蒙古木華黎以珪為元帥珪

石珪降蒙

何不請命于朝

既去漣水之眾未有所屬李全求併將之涉不能卻遂以付之 時青白金來附以為京東鈐轄 蒙古木華黎因金兵固守東平不下乃謂嚴實曰東平糧盡必棄城去若然汝即入城安輯之勿苦郡縣以敗事也乃留唆魯忽禿以蒙古兵屯守之以嚴實權行省謂千戶撒兒塔曰東平破可命嚴實石珪分城內南北以守之遂北還 金易水公靖安民出兵至礬山取擔車寨會蒙古兵圍安民所居山寨守寨者以安民妻子及老弱出降安民軍中聞之駭亂眾議欲降以保妻子安民不從遂為其下所殺

金靖安民死節

十四年金興定五年蒙古太祖十六年春正月乙未地震 以李全

還自山東賜緡錢六萬 庚子立四川運米賞格

二月戊辰金人圍光州已巳金人犯五關壬申金人

圍黃州分兵破諸縣又遣別將犯漢陽軍 三月丙

戌鄂州副都統扈再興引兵攻唐州 金人圍黃州

詔馮榘援蘄黃榘遷延不進黃州守何大節取郡印

佩之誓以死守一夕與兵忽奔告曰城陷矣擁之登

車纔出門而虜兵已集大節竟自沉于江而歿金人

又陷蘄州知州李誠之家屬皆赴水歿然後自殺官

屬多死之朝廷褒贈誠之且為立廟而史官乃書大

何大節死

李誠之一門死節

金燕寧

節棄城遁去當時論者謂等死耳誠之果決是以全

節大節遲迴是以敗名誠之婺州東陽人 癸丑金

兵退扈再興邀擊于天長敗之 夏四月戊辰金人

渡淮北去李全遣兵擊又大敗之 金東莒公燕寧

與蒙古兵戰敗歿 五月甲申朔日食壬辰史彌遠

等上孝宗寶訓皇帝會要 蒙古兵圍東平日久餉

道復絕行省蒙古綱監軍王庭玉不能守率眾南趨

邳州蒙古唆魯忽禿邀擊斬首七千級嚴實遂入城

建行省于府第撒兒塔以木華黎命中分其城以嚴

實撫安東平以北恩博等州石珪移治曹州 六月

蒙古唆魯忽禿

丙寅帝以皇子詢卒國本未立命選太祖十世孫年十五歲以上者教育宮中如高宗擇普安王故事於是立沂王嗣子均爲皇子改賜名貴和初沂王薨無嗣貴和宗室希翟之子也至是立更名竑尋又以宗室子貴誠爲秉義郎貴誠初名與莒燕懿王德昭之後希璪之子也母全氏家于紹興之山陰初慶元人余天錫爲史彌遠府童子師性謹愿彌遠器重之彌遠在相位久以帝未有儲嗣會沂王近屬亦未有後欲借沂王置後爲名陰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天錫告還鄉秋試彌遠密語之曰今沂王無

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浙舟抵越西門會天大雨過全保長家避雨保長知其爲丞相客具鷄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天錫異而問之保長曰此吾外孫也日者嘗言二兒後極貴問其姓長曰趙與苜次曰與苜天錫因憶彌遠言及還臨安以告之彌遠命召二子來保長大喜嚮田治衣冠集姻黨送之且詫其遇及見彌遠善相大奇之恐事泄不便遽使復歸保長大慙其鄉人亦竊笑之逾年彌遠忽謂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天錫召之保長辭謝不遣彌遠乃使天錫密諭保長曰二子長者最貴宜還撫于其

父家。遂載至臨安及貴和立爲皇子乃補與莒義  
郎賜名貴誠年十七矣。秋七月辛丑以趙方爲京  
湖制置大使賈涉爲淮東制置使兼京東河北路節  
制使。八月乙卯任希夷罷壬戌以宣繪同知樞密  
院事俞應符僉書院事。趙方卒方病革曰未死一  
日當立一日紀綱及卒人皆思之方字彥直衡山人  
少從張栻學淳熙八年舉進士調蒲圻尉善決疑獄  
改大寧教授訓誘愚俗人皆感勵知青陽縣告其守  
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  
罰中教化人以爲名言迨守襄漢十年以戰爲守合

吏治

陳賅游九  
功

貴誠

官民兵爲一體通制總司爲一家許國之忠應變之  
略隱然有樽俎折衝之風故金人擾邊淮蜀大困而  
京西一境獨全能用名人如陳賅游九功輩皆拔爲  
大吏扈再興孟宗政皆自土豪推誠擢任致其死力  
卒爲名將故能藩屏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憂既沒  
人皆惜之。九月癸未立宗室貴誠爲沂王後貴誠  
凝重寡言潔修好學每朝參待漏他人或笑語貴誠  
獨儼然出入殿庭矩度有常見者歛容彌遠益異之  
至是立爲沂靖惠王後。冬十月丙寅夏人復乞會  
師伐金。蒙古木華黎由東勝州涉河引兵而西夏

金合達

主聞之懼遣塔海監府等宴木華黎於河南且遣塔哥其普將兵五萬屬焉木華黎引兵東行入葭州金將王公佐遁木華黎以石天應權行臺守葭而自將兵攻綏德破馬克戎兩寨夏主遣迷僕帥衆會之迷僕問木華黎相見之儀木華黎曰汝主見我主卽其禮也迷僕曰未受主命不敢卽拜因引衆去 十一月木華黎進攻延安迷僕始贊馬而拜金元帥合達與納合買住禦之合達以兵三萬陳于城東蒙古將蒙古不花先以騎士三千趨之約半夜伏發木華黎乃命軍士嚼枚潛進伏於城東兩谷中次日蒙古不

崔與之

花望見金兵佯棄旗鼓走金兵追之木華黎出伏乘其後鼓聲震天金兵大亂木華黎追殺七千餘人合達走入延安城堅壁不出木華黎以城池堅深猝不可拔乃留軍圍之而自將兵南攻鄜坊等州 安丙卒丙字子文廣安人以四川宣撫卒詔以崔與之爲四川制置使代之時安丙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南來者戎帥多不協和至是與之戒以同心體國之大義而戎帥協和軍政始立 京東安撫張林叛降于蒙古先是李全旣併將漣水忠義益驕悍輕朝廷及遊金山作佛事以薦國殤知鎮江府喬行簡

張林降蒙古



方舟逆全大合樂以享之全歸語其徒曰江南佳麗無比須與若等一到始造舳舻舟謀爭舟楫之利膠西當登寧海之衝百貨輻輳全使其兄福守之為窟宅計時互市始通北人尤重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山陽以舟浮其貨而中分之自淮轉海達于膠西福又具車輦之而稅其半乃聽往諸郡貿易車夫皆督辦于張林林不能堪林財計仰六鹽場福恃弟有恩於林欲分其半林許福恣取鹽而不分場福怒曰若背恩邪待與都統提兵取君頭耳林懼其黨李馬兒說林歸蒙古林遂以京東諸郡請降于蒙古木

李全迫張林降蒙古

始遣使蒙古

華黎以林行山東東路益都滄景濱棗等州都元帥府事福狼狽走還楚州林猶遣賈涉書言非已叛實由李福也 十二月庚申鄭昭先罷 閏月遣使如蒙古通好蒙古尋遣使來報 魏了翁上疏曰臣曾兩次具奏乞將周惇頤程顥程頤特與賜謚俱蒙俞允惟是再奏張載併致易名之請至今四年未蒙施行蓋四人有功正學事體一同而載尚獨遺學士大夫不無缺望乞速與賜謚下太常定議既太常擬謚曰達而考功春官皆不以爲然了翁時爲太常少卿擬謚曰誠及考諸謚法則至誠感神曰誠議者以爲

通鑑卷一百一  
不可用遂因循未定愚按載宋史本傳稱謚曰明熊  
氏性理羣書稱謚曰獻未詳孰是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一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二 起壬午至甲申凡三年

寧宗十一

嘉定十五年 金元光元年蒙古太祖十七年 春正月庚戌朔受恭膺

天命寶于大慶殿先是鎮江副都統翟朝宗得璽於

金師獻于朝既而趙拱又得玉印文與璽同而加大

朝廷喜受之行慶賀禮大赦賈涉遺書史彌遠謂天

意隱而難知人事切而易見當思今日人事尚未有

可答天意者。昔之患，不過亡金。今之患，又有山東忠義與北邊宜亟圖之。彌遠不憚。癸丑立李誠之廟于蘄州。甲寅褒贈蘄州死事官吏，錄其子孫有差。丁巳詔撫諭山東河北軍民將帥官吏。二月庚子罷御史臺簾試任子法。秘書郎何澹言有司出題強裂句讀，專務斷章破碎經文，望令革去舊習。使士子明綱領而識體要，考注疏而辨異同，從之。三月丁巳詔江西提舉司賑恤旱傷州縣。夏四月壬午詔蠲蘄州今年租賦。金主以朝廷絕歲幣，國用以困，乃命元帥左監軍訛可行元帥府事，節制三路軍。

金兵入

馬同僉書樞密院事。時全副之由穎壽進渡淮，敗官軍于高塘市，攻固始縣，破廬州。將焦思忠兵既而獲生口，言時全之姪青受宋詔與全兵相拒，全匿其事。五月訛可引衆還距淮二十里，諸軍將渡全矯稱密詔諸軍且留收淮南麥，遂下令人獲三石以給軍衆，惑之留三日。訛可謂全曰：今淮水淺狹，可以速濟。若值暴漲，宋乘其後，將不得完歸矣。全力拒之。是夕大雨，明日淮水暴漲，乃爲橋渡。軍官軍襲之，全兵大敗。橋壞，全以輕舟先濟，士卒皆覆沒。金之兵財由是大竭。金主詔數全罪而誅之。丁巳進封子竑爲濟國

時全內應

公以貴誠爲邵州防禦使。竑好鼓琴。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諸竑。而厚撫其家。使矚竑動息。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時。楊皇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所引薦。莫敢誰何。權勢熏灼。竑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之事于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指宮壁輿地圖。瓊厓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真德秀時兼宮教諫。竑曰：皇太子若能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竑不聽。一日彌遠

史彌遠鄭清之謀立貴誠

爲其父浩飯僧淨慈寺。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座。卽君座也。然言出於彌遠之口。入于君之耳。若一語泄。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曰：不敢。乃以清之兼魏惠憲王府學教授。清之日教貴誠爲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焉。清之謁彌遠。卽示以貴誠詩文。翰墨譽之。不容口。彌遠嘗問清之曰：吾聞皇姪之賢。已熟。大要竟如何。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領之。再三策立之意。益堅。乃日媒孽竑之失言于帝。覬

清之掃地

種贊

帝廢竑立貴誠而帝不悟其意時真德秀兼濟王宮  
教聞其事遂力辭去臨行謂王曰大王若能孝於慈  
母而敬於大臣則儲位固而繼大統必矣。壬戌知  
濟南府種贊討張林林敗走李全入青州據之。已  
巳修孝宗經武要畧。六月辛卯俞應符卒。秋七  
月金平陽公胡天作降于蒙古時木華黎徇青龍堡  
天作遂降。八月甲午彗星見西方蒙古耶律楚材  
謂其主曰女真將易主矣。九月大名忠義彭義斌  
復京東州縣嚴實將晁海以青崖峒降。辛亥以宣  
縉叅知政事程卓同知樞密院事賜薛極同進士出

晁海

彭義斌

楊貞  
一門死節

身拜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壬戌彗星没辛  
未太白晝見。冬十月蒙古木華黎取金河中所過  
州縣皆下時金于牛心寨僑治吉州事木華黎自隰  
州攻之知州楊貞令妻孥先墜崖已從之皆歿木華  
黎入寨留兵守之且使蒙古不花引遊騎出秦隴以  
為聲援及視山川夷險而自將兵下孟州晉陽霍邑  
等寨召石天應謂之曰河中為河東要郡擇守非君  
不可乃以天應權行臺平陽太原吉陽等帥並受節  
制木華黎遂趨長安使兀胡乃太不花屯守之遣安  
赤將兵斷潼關。金王庭玉取曹州殺蒙古石珪。

金王庭玉

節 金訛可死

十一月戊午令京東河北路罪無輕重皆除之 蒙古木華黎取金同州節度使完顏訛可死之 十二月丁亥以李全為保寧軍節度使京東路鎮撫副使初全有戰功史彌遠欲加全官賈涉止之及加節鉞涉嘆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於不可勸邪 蒙古主鐵木真入西域遣子木赤察合台竊闕台拖雷分攻斡脫羅兒玉龍傑赤等城而自將攻迭里密及班勒訖城皆克之遂圍塔里寒寨拔之進薄回回國其王委國而去逃匿海嶼不旬日瘦死蒙古主遂進次于忻都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

一言解其仁人也

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為人言謂之曰汝君宜早回蒙古主怪之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今大軍征西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遣之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實無疆之福蒙古遂大掠忻都而還

十六年

金元光二年蒙太祖十八年

春正月戊申詔命官犯賊毋

免約法

蒙古木華黎攻鳳翔府晝夜苦戰四十餘

金侯小叔

日不下將由河中北還金元帥右都監侯小叔襲河中破之殺石天應焚浮橋而退木華黎以天應子幹可代領其眾初金主命元帥都監阿魯帶守河中阿

金失河中  
以此

魯帶惟怯不能軍竭民膏血為浚築之計及絳州破  
阿魯帶懼馳奏河中孤城不可守上謂果不可守則  
棄之無至資敵阿魯帶遂棄河中燒民居官舍一二  
日而盡尋有言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在設為敵人  
所據則大河之險我不得專恃矣金主命有司復修  
葺之終不能成故隨守隨陷 二月戊子雨土 三  
月戊申張林所部邢德來歸詔進二官以為京東東  
路副總管 蒙古木華黎自河中帥師還至解州聞  
喜縣疾篤謂第帶孫曰我為國家助成大業于戈垂  
四十年無復遺恨所恨者汴京未下耳汝等勉之言

張林

蒙古第帶  
孫

博爾木甫  
兒忽赤老  
溫

訖而卒年五十四木華黎雄勇善謀與博爾木甫兒  
忽赤老溫俱以忠勇事其主號為撥里班曲律猶華  
言四傑也蒙古主軍嘗失利會天大雪失牙帳所在  
臥草澤中木華黎與博爾木甫張毳蔽之自暮達曉竟  
不移足博爾木甫從征伐立功甚多極見親遇位終右  
萬戶博兒忽身更百戰竟死于陣位終第一千戶赤  
老溫功業與三人者等四人之子孫皆領宿衛號四  
怯薛出官則為輔相 夏五月戊申賜禮部進士五  
百四十九人蔣重珍及第第一 蒙古主避暑于八  
魯灣川分兵攻諸部落之近者悉下之至可溫寨與

李全事大有露頭面如何置之不圖

諸將會以西域漸定始置達魯花赤於各城監治之  
達魯花赤猶華言掌印官也 六月壬午淮東制置  
使賈涉以李全驕暴難制力求還朝在道卒涉字濟  
川天台人初涉欲制忠義兵乃以翟朝宗統鎮江副  
司八千人屯楚州城中又分帳前忠義萬人命趙邦  
永高友統五千屯城西王暉于潭統五千屯淮陰李  
全輕鎮江兵而忌帳前忠義乃數稱高友等勇遇出  
軍必請以自隨涉不許全每宴麾下併召涉帳前將  
校於是帳前亦願隸全然未能合也及涉卒丘壽邁  
攝帥事全請曰忠義烏合尺籍鹵莽莫若別置新籍

全奸謀叵測何不速除

蒙古李二措

金牙吾答

一納諸朝一申制閫一留全所庶功過有攷請給無  
弊壽邁從之全乃合帳前忠義與巴軍盡籍之而併  
統其軍壽邁不悟 丁酉程卓卒 秋八月蒙古綱  
御下嚴邳州從宜經略使納合六哥率眾殺之據州  
反與蒙古將李二措致書湖州言欲來附李全麾下  
周岳得之以報全全喜遣王喜兒以兵二千應接而  
已繼之二措納喜兒而囚之全欲攻邳四面阻水二  
措積勁弩借之全不得進合兵索戰而敗欲還楚州  
會濱隸有亂乃引兵趨青州金行院總帥牙吾答討  
殺六哥復其城 九月庚子朔日食 冬十二月以



大則扼胃  
之開邊隙  
小則彌遠  
之用許國  
摠是貪而  
無謀

金鄭氏定  
策定變

許國為淮東制置使初國為淮西都統奉祠家居欲  
傾賈涉而代之數言李全必反涉卒會召國入對國  
疏全姦謀益深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弭蓋自  
嚮也遂易國文階為淮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楚州命  
下聞者驚愕淮東參幕徐晞稷雅意開闢及聞國用  
乃注釋國疏以寄全全不樂 庚寅金主珣卒子守  
緒立金珣疾革時已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朝資明夫  
人鄭氏以年老侍側金主知其可託謂之曰速召太  
子主後事言絕而可夫人祕之是夕后妃問安寢閣  
雁貴妃陰狡機慧常以其子英王守純年長不得立

金移刺蒲  
阿

懷怨鄭氏恐其為變即給之曰上方更衣后妃可少  
休他室伺其入遽鑰之急召大臣傳遺詔立皇太子  
守緒始啓戶出后妃發喪太子方入宮英王已先至  
太子知之分遣樞密院官及東宮親衛軍官移刺蒲  
阿集軍三萬餘于東華門街部署既定命護衛四人  
監守純于近侍局乃即位於樞前 蒙古兵攻夏夏  
主遵頊傳國于其子德旺遵頊自號上皇德旺改元  
乾定未幾遵頊卒德旺號之曰神宗 蒙古速不臺  
擊欽察滅之大掠西番邊部而還

十七年 金哀宗守 緒正大元 春正月戊戌朔詔補先

通鑑卷二百二 宋 寧宗十

聖裔孔元用爲通直郎錄程願後 二月甲午命臨  
安府賑顛貧民 三月召崔與之爲禮部尚書與之  
治蜀將士輯睦府藏充實至是召爲禮書以疾辭歸  
廣州不拜蜀人肖其像祠焉 以鄭損爲四川制置  
使 金主遣尚書令史李唐英至滁州通好旣而復  
遣樞密判官移刺蒲阿率兵至光州榜諭軍民更不  
南侵 夏四月辛卯詔廬州賑顛飢民 五月戊戌  
詔覈實兩淮京湖四川江上諸軍之數 六月丁卯  
朔太白經天晝見 壬辰大名府蘇椿等舉城來歸  
詔悉補官卽以其州授之 秋七月丁酉朔命福建

生一韓又  
生一史韓  
借其力于  
太后而史  
厚其毒於  
定策天平  
小人之遭  
也

路監司賑恤被水貧民 八月丙戌帝不豫史彌遠  
遣鄭清之往沂王府告貴誠以將立之意貴誠默不  
應清之曰丞相以清之從遊久故使布腹心今不答  
一語則清之將何以答丞相貴誠始拱手徐言曰紹  
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嘆其不凡壬辰帝  
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爲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軍  
節度使封成國公閏月丁酉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  
谷石以廢立事白后不可曰皇子茲先帝所立豈敢  
擅變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拜泣曰內  
外軍民皆以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

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卽於禁中遣快  
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  
巷皇子。苟誤則汝皆處斬。皇子。茲時聞帝崩，跣足以  
需宣，召久而不至，乃屬目墻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  
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墀，不知爲誰，甚惑之。  
昀入宮，見后后拊其背曰：汝今爲吾子矣。彌遠引昀  
至樞前，舉哀畢，然後召。茲聞命，卽赴至，則每過宮  
門，禁衛拒其從者。彌遠亦引茲至樞前，舉哀畢，引出  
帳殿，帥夏震守之。遂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茲至  
舊班。茲愕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給之

曰：未宣制前當在此，宣制後乃卽位。茲以爲然。已而  
遙見殿上燭影中有人在御座，則昀已卽位矣。宣制  
畢，閣門宣贊呼百官拜賀。茲不肯拜，震捽其首下拜，  
遂稱遺詔以茲爲開府儀同三司，封濟陽郡王，判寧  
國府，尊楊皇后曰皇太后，垂簾同聽政。詔遵孝宗故  
事，宮中白服三年，喪尋進封。茲爲濟王，出居湖州。  
史臣曰：寧宗恭儉守文，初年以舊學輔導之功，召  
用宿儒，引拔善類，其政可觀。中更韓侂胄蓄羣姦，  
指正爲僞，外挑強鄰，流毒淮甸。函首求成，國體虧  
矣。及史彌遠擅權，幸帝耄荒，竊弄威福，至於皇儲

國統亦得乘機伺間遂其廢立之私他可知也

九月史彌遠欲收眾望勸帝褒表老儒遂下詔起傅

伯成爲顯謨閣學士楊簡爲寶謨閣學士及柴中行

俱奉朝請伯成簡辭不至 已卯以真德秀及禮部

侍郎程秘吏部侍郎朱著並兼侍讀工部侍郎葛洪

起居郎喬行簡宗正少卿陳貴誼軍器監王暨並兼

侍講尋又以真德秀直學士院召魏了翁爲起居郎

德秀初爲起居舍人兼東宮講官言事不避權貴且

惓惓於復讐知史彌遠欲以爵祿縻天下士慨然謂

劉燾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有不肯爲從官

出處

出處

者遂力請外至是自知潭州召還入對勸帝容受直

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爲本帝開納之了翁當開禧

初以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策諫開邊事御史徐

相劾了翁狂妄了翁亦以親老出知嘉定府尋築室

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

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及爲潼川轉運判

官上疏乞與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謚示學

者趨向朝廷從之至是召入 帝追封所生父希璠

爲榮王生母全氏爲國夫人而以弟與芮嗣之 冬

十月夏及金平初夏人與金通好不交兵者八十年

通鑑卷一百二 宋紀 十一  
至貞祐初以小故生釁構難十年一勝一負遂至精  
銳俱盡兩國皆弊至是夏遣其吏部尚書李仲諤修  
好於金稱第而不臣各用本國年號金遣禮部尚書  
與敦良弼報之 十一月甲子右正言糜漂請承順  
東朝繼志述事一以孝宗爲法而新政之切者曰畏  
天悅親講學仁民上嘉納之 戊子以葛洪同僉書  
樞密院事 丁亥詔改明年爲寶慶元年己丑詔以  
生日爲天基節 十二月甲午雪寒免京城官私房  
賃地門稅等錢自是祥慶災異寒暑皆免 癸丑開  
經筵詔輔臣觀講 辛酉上大行皇帝謚廟號寧宗

糜漂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三 乙酉一年

理宗一

寶慶元年 金正大二二年蒙古太祖二十年 春正月壬戌朔詔舉賢良

起居舍人陳貴誼上言曰世以容默滯固為賢以苛刻生事為能以褊狹趣辦為才以輕疏嘗試為識及茲初政當求忠實正直奉公愛民知禮義廉恥而不越防範者以充中外之選 時雷震上曰朕心終夕

套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宋紀一  
不安起居郎魏了翁入對卽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非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陛下盍卽不安而求之對天地事太母見羣臣親講讀皆隨事反求則大本立而無事不可爲矣 庚午湖州人潘壬與其從兄甫弟丙以史彌遠廢立不平乃遣甫密告謀立濟王意于李全全欲坐致成敗陽與之期日進兵應接而實無意也壬等信之遂部分其衆以待及期全兵不至壬等懼事泄乃以其黨雜販鹽盜千餘人結束如全軍狀揚言自山東來夜入州城求濟王王聞變匿水竇中壬尋得之擁至州治以黃

袍加王身王號泣不從壬等彊之王不得已乃與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子犒軍知州謝周卿率官屬入賀壬子僞爲李全榜揭於門數史彌遠廢立罪且曰今領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人皆聳動比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及巡慰兵卒耳王知事不成乃遣王元春告于朝而帥州兵討壬壬變姓名走楚州甫丙皆死元春至行在史彌遠懼甚急召殿司將彭壬帥師赴之至則事平矣壬至楚將渡淮爲小校明亮所獲送臨安斬之彌遠忌竝詐言竝有疾令余天錫召醫入湖州視之天錫

至諭旨逼竑縊于州治以疾夢聞尋詔追貶為巴陵郡公又降為縣公改湖州為安吉州起居郎魏了翁考功員外郎洪咨夔相繼言竑之寃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真德秀入見奏曰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榦莫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作我朝立國根本仁義先正名分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雪川之變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詔有司討論雍熙追封秦邸舍罪卹孤故事斟酌行之雖濟王

兩朝於人倫及乎

未有子息與滅繼絕在陛下耳帝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以為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為師秦漢而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為法帝曰亦是一時倉卒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惟陛下知有此失益講學進德以贖前愆以收人心昔太平興國中秦邸事作太子太師王溥等議于朝堂者七十有四人然後有詔裁決以大事不可輕也康定慶曆間求西帥必取當世第一流宰相呂夷簡至忘讐薦進以重任不可輕也邇者雪川之獄未聞有參聽



趙蕃  
劉宰

于槐棘之下者。又如淮蜀二閩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之。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無心。可使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哉。當乾道淳熙間。有位於朝者。以饋遺及門爲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爲羞。今貨賂公行。薰染成風。恬不知怪。治世氣象。欲其寬裕。不欲其迫蹙。曩者以訛言之令。至於流竄殺戮。都城之民。搥手相戒。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政事之才。富於經術。雖嘗以耆艾褒傳。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於忠亮敢言。

陳宓  
徐僑

訪廉吏

如陳宓徐僑。皆未蒙錄用。願處伯成簡於內。詞置中行於外。經幄擢宓僑於言地。德秀又奏華髮舊德之臣。不獨人主賴其益。朝列新進之士。亦有所矜式。伯成簡皆年踰八十。縱使召之不至。必能因囊封以進忠言。又奏長人之官。撫字不聞。叨憤日甚。上曰如何無一廉者。又問何以革之。德秀奏此在朝廷用舍黜陟之間。示以意向。上又問卿曹見有何廉吏。德秀以袁守趙籛夫對。德秀因言崔與之帥蜀。楊長孺帥閩。皆有廉聲。臣一時不能悉數。乞廣加咨訪。史彌遠忌德秀思以傾之。蒙古武仙聞彭義斌復山東州縣。乃

趙致夫  
楊長孺

史天澤

叛蒙古殺都元帥史天倪天倪弟天澤時護毋歸燕  
府僚王守道追天澤于道告之故且曰變起倉卒部  
曲散在近郊若能返旆當不招自至天澤曰不共國  
之讐歟亦當往况不死邪遂傾貲裝易鎧仗南還行  
次滿城得士馬甚衆遣監軍李伯祐詣國王李魯言  
狀且乞濟師李魯卽命天澤嗣兄河北西路都元帥  
遣笑乃台率銳卒三千援之合勢進攻仙驍將葛鐵  
鎗者擁衆來拒天澤迎擊之乘勝至中山略無極拔  
趙州仙敗奔西山天澤遂復真定 二月許國至鎮  
李全妻楊氏郊迓國辭不見楊氏慙而歸國旣視事

李全反用  
許國大誤

痛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犒賞十損  
入九全自青州致書于國國誇于衆曰全仰我養育  
我略示威卽奔走不暇矣全故留青州國不能致乃  
數致厚餽邀全還劉慶福亦使人覘國意向國左右  
語覘者曰制置無害汝等意慶福以報全全集將校  
曰我不叅制閫則曲在我今不計生死必往遂還楚  
州上謁賓贊戒全曰節使當庭叅制使必免禮及庭  
趨國端坐納全拜不爲止全退怒曰全歸本朝拜人  
多矣但恨汝非文臣本與我等汝向以淮西都統謁  
賈制帥亦免汝拜汝有何勲業一旦位我上便不相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宋紀  
五  
假借邪全赤心報朝廷不反也國繼設盛會宴全遺  
勞加厚全終不樂慶福謁國之幕客章夢先夢先令  
隔幕貌喏慶福亦怒旣而全欲往青州恐國苛留自  
計曰彼所爭者拜耳拜而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爲  
禮因會集問出劄白事國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卽席  
再拜謝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  
吾折伏此虜矣全往青州國集兩淮馬步軍十三萬  
大閱楚城外以挫北人之心楊氏及軍校留者懼其  
謀已內白爲備後全遣慶福還楚爲亂適湖州潘壬  
事敗全黨益不安或教楊氏畜一妾男子指謂人曰

苟夢玉

此宗室也且語僚佐曰會令汝爲朝士潛約盱眙四  
軍爲應盱眙四將不從於是慶福謀中輟止欲快意  
於國計議官苟夢玉知之以告國國曰但使反反卽  
殺我我豈文儒不知兵者邪夢玉懼禍及求檄往盱  
眙復告慶福曰制使欲圖汝兩爲自結之計及是國  
晨起視事忽露刃充廷客駭走國厲聲曰不得無禮  
矢已及顙流血蔽面而走亂兵悉害其家大縱火焚  
宮寺兩司積蓄盡爲賊有親兵數十人翼國登城樓  
縋城走伏道堂中宿焉賊擁通判姚紳入城犒兩軍  
使歸營是日慶福首殺夢先以報其辱明日國縊于

此事如何  
奮忍

途事聞史彌遠懼激他變欲事含忍以徐晞稷嘗倅  
楚守海得全歡心乃授晞稷爲制置使令屈意撫全  
全聞國死自青州還楚佯責慶福不能彈壓致忠義  
之閔斬數人上表待罪朝廷不問知揚州趙范得制  
置使印于潰卒中以授晞稷晞稷至楚全及門下馬  
拜庭下晞稷降等止之賊衆乃悅晞稷至以恩府稱  
全恩堂稱楊氏而手足倒置矣 三月癸酉攢軍宗  
于永茂陵 夏四月丁酉皇太后手書多疾罷垂簾  
聽政 五月甲子詔内外文武大小之臣於國政有  
所見聞封章來上毋或有隱喬行簡應詔上疏曰求

喬行簡

賢求言二詔之頒果能確守初意深求實益則人才  
振而治本立國威張而姦究銷臣竊觀近事似或不  
然夫自侍從至郎官凡幾人自監司至郡守凡幾人  
今其所舉賢能才識之士又不知其幾人也陛下蓋  
嘗撫其一二欲召用之矣凡内外小大之臣囊封來  
上或直或巽或切或泛無所不有陛下亦嘗撫其一  
二見之施行且褒賞之矣而天下終疑陛下之爲具  
文蓋以所召者非久無宦情決不肯來之人則年已  
衰暮決不可來之人耳彼風節素著持正不阿廉介  
有守臨事不撓者論薦雖多固未嘗收拾而召之也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宋紀  
其所施行褒賞者。往往皆未節細故。無關於理亂。粗述古今。不至於抵觸。然後取之。以示吾有聽受之意。其間亦豈無深憂遠識。高出衆見之表。忠言至計。有補聖聽之聰者。固未聞采納而用之也。自陛下臨御至今。班行之彥。忠節之臣。有因論列而去。有因自請而歸。其人或以職業有聞。或以言語自見。天下未知其得罪之由。徒見其置散投閒。倏來驟去。甚至廢罷而鐫褫。削奪而流竄。皆以爲陛下黜遠善士。厭惡直言。去者遂以此而得名。朝廷乃因是而致謫。其亦何便於此。夫賢路當廣而不當狹。言路當開而不當塞。

陳垣

治亂安危莫不由此。又言敬天命。伸士氣。時帝移御清燕殿。行簡奏願加畏謹。且言羣賢方集。願勿因濟王議有異。同致有渙散。處州教授陳垣上疏曰。上有安泰憂危之心。下有安泰之象。世道之所由隆。上有安泰之心。下有憂危之象。世道之所由汗。故爲天下而憂。則樂隨之以天下。爲樂則憂隨之。有天下者在乎善。審憂樂之機而已。今日之敝。莫大於人心之不合。紀綱之不振。風俗之不淳。國敝人偷而不可救。願陛下養之以正。勵之以實。蒞之以明。斷之以武。自是垣直聲著于天下。與郡守高似孫不合。去歸奉其母。鄧若

鄧若水一  
疏揭日月  
而肅雷霆

水上封事曰行大義然後可以弭大謫收大權然後  
可以固大位除大姦然後可以息大難。寧宗皇帝晏  
駕。濟王當繼大位者也。廢黜不聞於先帝。過失不聞  
於天下。史彌遠不利濟王之立。夜矯先帝之命。棄逐  
濟王。并殺皇孫。而奉迎陛下。曾未半年。濟王竟不幸  
於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弑乎。非篡乎。非攘奪乎。當  
悖逆之初。天下皆歸罪彌遠。而不敢歸過於陛下者。  
何也。天下皆知倉卒之間。非陛下所得知。亦諒陛下  
必無是心也。亦料陛下必能掃清妖氛。以雪先帝。濟  
王父子終天之憤。今踰年矣。而乾剛不決。威斷不行。

誰肯言至此

無以大慰天下之望。昔之信陛下之必無者。今或疑  
其有。昔之信陛下之不知者。今或疑其知。陛下何以  
忍清明天日。而以此身受此汗辱也。蓋亦求明是心  
於天下。而俾有辭於千古乎。爲陛下之計。莫若遵泰  
伯之至德。伯夷之清名。季子之高節。而後陛下之本  
心明于天下。此臣所謂行大義以弭大謫。策之上也。  
自古人君之失大權。鮮有不自廢立之際。而盡失之。  
當其廢立之間。威動天下。既立。則眇視人主。是故強  
臣挾恩以陵上。小人怙強以無上。久則內外相爲一  
體。爲上者喑默以聽其所爲。日朘月削。殆有人臣之

所不忍言者。威權一去。人主雖欲固其位。保其身。有  
不可得。宣繒彌遠之肺腑也。王愈其耳目也。盛章李  
知孝其鷹犬也。馮榘其爪牙也。彌遠之欲行某事。害  
某人。則此數人者相與謀之。曷嘗有陛下之意。行乎  
其間哉。臣以爲不除此數凶。陛下非惟不足以弭謗。  
亦未可以必安其位。然則陛下何憚久而不爲哉。此  
臣所以謂收大權以定大位。策之次也。次而不行。又  
有一焉。曰除大姦然後可以弭大難。李全一流民耳。  
寓食於我。兵非加多。土地非加廣。勢力非特盛也。賈  
涉爲帥。庸人耳。全不敢妄動。何也。名正而言順也。自

陛下卽位。乃敢倔強。何也。彼有辭以用其衆也。其意  
必曰。濟王先皇帝之子也。而彌遠放弑之。皇孫先皇  
帝之孫也。而彌遠戕害之。其辭直。其勢壯。是以沿淮  
數十萬之師。而不敢睥睨其鋒。雖曰今暫無事。未能  
必知其不一日羽檄飛馳。以濟王爲辭。以討君側之  
惡。爲名。彌遠之徒。死有餘罪。不可復惜。宗社生靈何  
辜焉。陛下今日而誅彌遠之徒。則全無辭以用其文  
矣。上而不得。則思其次。次而不得。則思其下。悲夫。秦  
上彌遠以筆橫抹之。時許國旣死。李全牒彭義斌  
于山東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爾軍並聽我節制。義

彭義斌

善湘宜取  
開諸朝

斌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我。必報此讐。乃  
斬齋牒人南向告天。誓衆見者憤激。於是全自青州  
攻東平不克。乃攻恩州。義斌出兵與戰。全敗走。獲其  
馬二千。劉慶福引兵救全。又敗全。退保山峒。抽山陽  
忠義以比楊氏及劉全。皆欲親赴難。會全遣人求徐  
晞稷書與義斌巧連和。乃止。義斌致書沿江制置使趙  
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漣  
海。以蹙之。斷其南路。此賊必擒。賊平之後。復一京三  
府。然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  
州可復也。盱眙四摠管亦各遣使致書乞助討賊。知

揚州趙范亦以爲言。史彌遠令諭范無出位專兵各  
享安靖之福。范復以書力論之曰。今上自一人下至  
公卿百執事。又下至士民軍吏。無不知禍賊之必反。  
雖先生之心亦自知其必反也。衆人知之則言之。先  
生知而獨不言。不言誠是也。內無臥薪嘗膽之志。外  
無戰勝攻取之備。先生隱忍不言。而徐思所以制之。  
此廟謨所以爲高也。然以撫定責之晞稷。而以鎮守  
責之范。責晞稷者。函人之事也。責范者。矢人之事也。  
既責范以惟恐不傷人之事。又禁其爲傷人之痛惡。  
其爲傷人之言。何哉。其禍賊見范爲備。則必忌而不



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宋紀  
得以肆其姦。他日必將指范爲首禍。激變之人。劫朝廷以去。范先生始未之信也。左右曰。可。卿大夫曰。可。先生必將曰。是何惜一趙范。而不以紆禍哉。必將縛范以授賊。而范遂爲宋梟。錯雖然。使以范授賊。而果足以紆國禍。范死何害哉。諺曰。護家之狗。盜賊所惡。故盜賊見有護家之狗。必將指斥於主人。使先去之。然後肆穿窬之姦。而無所忌。然則殺犬固無益於弭盜也。欲望矜憐。別與閑慢。差遣彌遠。不聽。趙范趙葵全子才用降人谷用安之言。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之議。以聞于朝。乃命趙范開關於光黃之

杜果

間。杜果力陳出師之害。大略曰。權衡於和戰之間。無已則及守之一策。蓋明深溝高壘之謂守。非清野閉門。謂之守也。又策自治有備。無患俟時而動之。謂守也。選擇將材。揀練軍實。積蓄糧食。廣備舟車。修全器械。愛養民力。懷來北人。示以恩信。顧吾之力。已全吾之氣。已盛以之。而戰長驅萬里。兵不留行。以之。而和行李一通。請盟不暇。臣備員邊臣。切見沿淮旱蝗連歲。薄收。加以調遣無度。輦運不時。生聚蕭條。難任征役。中原版蕩。多年不耕。無糧可因。千里餽運。師不宿飽。若虛內以事外。移南以實北。腹心之地。豈不可慮。

時在外諫北伐者惟果一人及師薨洛陽退師保境  
兵釁遂開始伏果先見 六月丁未加史彌遠太師  
封魏國公彌遠辭太師許之 彭義斌既克山東復  
納李全降兵兵勢大振遂圍東平嚴實潛約蒙古將  
孛里海合兵攻之兵久不至城中食盡乃與義斌連  
和義斌亦欲籍實取河朔而後圖之遂以兄禮事實  
時實衆尚數千義斌不之奪而留所掠實青崖之家  
屬不遣 秋七月彭義斌下真定道西山與孛里海  
等軍相望義斌分嚴實以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實  
知勢迫卽赴孛里海軍與之合遂及義斌戰于內黃

義斌死節

之五馬山義斌兵潰史天澤以銳卒略其後遂擒義  
斌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義豈爲他臣屬邪  
遂死之於是京東州縣復爲實有實所統有全魏十  
分齊之三魯之九凡五十四城後又割大名彰德外  
屬而益以德兗濟單四州時所在殘毀獨實所統治  
安四方之民爭赴之 大理評事胡夢昱上書言濟  
王不當廢引晉太子申生漢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  
事爲證言甚切直史彌遠諷御史李知孝劾之除名  
羈管象州而卒 八月壬寅以司農丞姚子才封事  
切直詔進一秩 癸卯詔知袁州趙籛夫直秘閣與

嚴實得民

胡夢昱

姚子才

旌廉

監司差遣以旌廉吏 壬子帝以張九成正色立朝  
有中興明道之功贈太師追封崇國公謚文忠九成  
研思經學多所訓解早與學佛者游故其言行超脫

罷直臣

甲寅詔求程頤後得四世孫源以為籍田令 以

罷容夔

梁成大為監察御史乙卯罷直學士院真德秀考功  
員外郎洪咨夔初咨夔言事剴切真德秀嘗謂人曰  
讀洪考功封事德秀殊有愧色其封事中論臺諫失  
職有云月課將臨筆不敢下稱量議論之異同揣摩  
情分之厚薄可否未決吞吐不能其相率勇往而不  
顧者恭請聖駕欵謁景靈宮而已臺臣深啣之至是

論濟王者眾史彌遠患之成大以知縣秩滿待選詔  
事彌遠家榦萬昕者昕一日言真德秀當逐成大曰  
某若入臺必能辦此事昕為達其語遂擢御史成大  
因與莫澤李知孝共為彌遠鷹犬凡忤彌遠意者三  
人必相繼擊之於是給事中王堅等駁德秀所主濟  
王贈典莫澤等繼劾之遂命德秀提舉玉隆宮咨夔  
亦言濟王寃成大等復交劾之鑄二秩由是名人賢  
士排斥殆盡人曰成大知孝與澤為三凶太學諸生  
曰大字旁宜添一點曰梁成大一時論者又謂大之  
信信不過吠非其主耳是有功於主也今不肖之臺

通鑑卷三百三十一  
諫。受權貴之指呼。納豪富之賄賂。內則剪天子之羽翼。外則奪百姓之父母。犬亦不與之爲伍矣。丁巳。詔戒貪吏。九月丙寅。著作佐郎陶崇上保業慎獨。謹微持久四事。帝嘉納之。冬十月。蒙古鐵木真伐夏。取甘肅州。西涼府。十一月。取靈州。進次鹽州。川以西夏納仇人亦臘喝翔昆及不入質子也。癸亥。以薛極叅知政事。葛洪僉書樞密院事。以李知孝爲右正言。初。知孝附史彌遠。而忌真德秀。魏了翁之鯁直。乃上疏曰。士大夫汲汲好名。正救之力少。而附和沾激之意多。扶持之意微。而詆訾扇搖之意勝。旣慮

君上之或不能用。又恐朝廷之或不能容。姑爲激怒之辭。退俟斥逐之命。始則慷慨而激烈。終則懇切而求去。將以樹奇節而立名。此則臣之所未解。蓋以陰詆德秀。了翁也。至是復言。近年諸老凋零。後學晚出不見前輩。不聞義理。不講綱常。識見卑陋。議論偏諛。更倡迭和。蠱惑人心。此風披扇爲害。實深。乞下臣章風厲。內外各務。靖共以杜禍萌。遂進拜右正言。甲申。再貶魏了翁官。罷真德秀祠祿。前胡夢昱貶時。了翁出關。餞之。李知孝遂指了翁首倡異論。將擊之。彌遠猶畏公議。外示優禮。改權工部侍郎。了翁力以

疾辭乃出知常德府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誦國德秀奏劄詆誣詔了翁落職奪三秩靖州居住德秀落煥章閣侍制罷祠李知孝上書乞追削流竄德秀以正典刑梁成大亦奏言大佞似忠大辯若訥成好名以自鬻或立異以自詭或假高尚之節以要君或飾矯僞之學以欺世言若忠鯁心實回邪一不察焉薰蕕同器涇渭雜流矣言不達變謀不中機或巧辯以爲能或詭訐以市直或設奇險之設以駭衆聽或肆妄誕之論以惑士心所行非所言所守非所學一不辯焉柶鑿不侔矛盾相激

矣魏了翁已從追竄人猶以爲罪大罰輕且言真德秀狂僭悖謬不減了翁相羊家食宜削秩貶竄一等施行彌遠勸帝下其章帝曰仲尼不爲已甚乃止成大貽書所親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僞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識者笑之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也德秀旣歸浦城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 蒙古使人如高麗未至盜殺之自是高麗與蒙古不通 武仙復襲真定時彭義斌旣敗仙勢益盛已而潛令謀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者結歿士匿真定城中大歷寺爲內應仙夜斬關而  
入據之蒙古史天澤出奔藁城 十二月甲辰詔刪  
修敕令 是歲詔邵州潛藩升爲寶慶府筠州與御  
名音相近改爲瑞州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一

卷一百三十一

